

主題 | 讓我們從鳳梨談起 ——臺灣國際移動的「一步」返回與前進

時間 | 2019 年 12 月 1 日

地點 | 奇美咖啡館成大門市（自強校區）

講者 | 八尾祥平

主辦單位 | 國立成功大學人文社會科學中心

主辦單位：各位朋友大家早安，今天非常歡迎大家來聽這場很特別的演講。不知道在座有沒有朋友昨天或前天有參加我們成大人社中心舉辦的另一場研討會，主題是關於「成為臺灣人：遷徙、跨界與多元故鄉」，是以人的移動與認同為主題。在這場研討會當中我們邀請到八尾祥平老師來擔任其中一個場次的評論人，我們把他再留下來，請他為我們講一個場次的演講。這場演講非常特別，不只是講人的移動可能還牽涉到物的移動。我們今天非常好奇也期待老師會從什麼樣的角度，以及怎樣的規模來讓我們了解這個議題。八尾老師現在是日本學術振興會以及上智大學的特別研究員。他近幾年的研究有關於沖繩的研究，甚至是日本、沖繩跟台灣的关系，以及琉球華僑（琉僑），甚至也有談到沖繩的轉型正義問題。今天則是看到一個跟台灣很有關係的，到底鳳梨是如何跟這些地域有關，跟這些地域的人有關，覺得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我們也很期待今天的演講，我們現在就把時間交給八尾老師。還有特別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現場有來自琉球大學的中村春菜老師，還有泰國清邁大學的富永悠介老師，以及中興大學的朱惠足老師，期待今天會有很精彩的對談，也歡迎大家踴躍的發言。現在我們就以熱烈的掌聲歡迎八尾老師。

八尾祥平（翻譯）：大家好，我是八尾老師。今天感謝各位一大早就來到這裏。今天是透過鳳梨來談台灣與日本的移動。

首先，我先自我介紹。這是出生前的我（投影片 1 的母子健康手帳照片），我母親是姓劉的，我媽媽是台灣人，是我出生以後母親才歸化。雖然我是日本國籍，但我母親是台灣人。

如此一來，從日本人的視角來看，我是奇怪的台灣人，而從台灣人的視角，我是奇怪的日本人，我自認為是一個台灣製造的 SONY 產品。不管怎樣，都是奇怪的，在世界上沒有一個屬於自己安全的地方。也許我不是日本人也不是台灣人，雖然如此，對我來講台灣是一個不可或缺的部分。我想了解，為什麼世界會出現這麼奇怪，像我這樣的人。我在研究上常常自問「誰是台灣人」、「要如何成為台灣人」這些議題。但跟各位不一樣的是，我是從台灣外部、非台灣人的視角來處理這個問題。前兩天的研討會主題是「成為台灣人」，今天我這個講座呈現的恰好是另外一個視角。以上，是我的自我介紹。

接下來我的報告會談兩件事情，一個是全球化的視角來看移民研究，一個是鳳梨的全球議題。第一個先來談世界移民研究的動向，這三十年來有關移民的研究有很大的進展，世界各地也發行了許多有關移民研究的各種字典。

首先是英語圈，有關亞裔美國歷史的字典（“The Oxford Handbook of Asian American History”），或是關於亞裔美國人的論文集（“Pacific America: Histories of Transoceanic Crossings”）。在日本則有《人的移動事典》。還有《華僑華人的事典》，這本的特色是還包括了北韓的華僑的相關項目，也許各位從來沒有想像過這樣的存在。

接著介紹移民研究的新潮流，有兩大潮流。第一個是「重寫移民的形象」。這當中還有兩個可以細分的，一個是移住民的殖民主義（Settler's colonialism），在台灣來講就是從日本來到台灣的那些殖民者，就是所謂的移住民（Settler），他們是在台灣很辛苦很努力的一群人，但另外一個角度來講他們也是日本殖民主義的先兵，在台灣執行帝國政策。這樣的研究同時點出他們既是辛苦很努力的群體，但也是殖民地先兵，這兩個面向都會談到。

第二個則是會關注到「非典型的少數者」。所謂典型的少數者是指那些到移民地得到成功，順利融入當地社會的人。但現實是並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在當地成功融入的，更多的其實是在當地移民之後，即使奮鬥也無法成功融入的人。有些移民研究開始關注以往被忽略的這群人。第一點是重寫移民形象，第二點便是開始關注少數者之間的關係。過去研究比較關注多數與少數兩者之間的關係，實際上當然是存在著弱勢、少數者之間的關係。以上，先介紹到這裏。

而有關重寫移民形象的論文，最新的研究有日本學者 Eiichiro Azuma 用英文寫的”In Search of Our Frontier (2019)”，批判所謂的典型少數者，過去研究一直在彰顯那些在美國社會奮鬥成功的移民例子，但實際上很多人是未必能成功的。在這些日裔移民當中，有些人被記憶，有些人卻是不被記憶的，這本書對於為何有這樣的記憶與不被記憶的區分提出批判。台灣也開始出現一些海外華人的研究，張瓊惠、梁一萍編《移動之民：海外華人研究的新視野》，不是把重點放在國族主義（nationalism），而是把重點放在人的移動。

接下來關於少數者之間的關係，相關研究則有石純姬的《朝鮮人とアイヌ民族の歴史的つながり》，這本書以北海道為舞台，思考在日本北海道的朝鮮人和北海道原住民愛奴族之間歷史上的關係。愛奴族是在日本北海道和俄羅斯的原住民，這本書在探討在日本少數的朝鮮人和日本原住民愛奴族兩者歷史上的關係。

今天有我的「姐姐」，因為有文學研究的朱惠足老師在場，所以我今天也想談一些文學相關的作品。日本有一本懸疑小說，作者葉真中顯所寫的《冰凍的太陽》，這本小說獲得日本許多知名文學獎，小說以戰前北海道為舞台，描述愛奴族與在日朝鮮人的關係。也有其他描述到弱勢者之間關係的小說。仔細去觀察的話，這種以弱勢者之間的關係為題材的小說並不是近幾年才出現的。還有一本鷺澤萌的《流到河上的果實船（「果実の船を川に流して」）》，這本小說以橫濱為舞台，小說主角本身雖是在日韓國人，自己卻沒有在日韓國人的記憶。描述了主角與其他外國人以及一些少數者之間的互動。不過這本小說在日本國內並未受到太多的關注，雖然我不是在日韓國人，卻對這本書產生很大的共鳴，希望這本書可以讓更多人知道。

再回到台灣的華僑華人研究，前面提到在日本對典型少數者研究的批判，台灣也有出現類似的華僑研究，陳靜瑜老師的《八磅熨斗：隔離社會下的美國華人洗衣工》。美國曾經出現過排除中國人的排華法案，這些華僑在中國已經是被隔離了，但在美國也無法融入。在這種艱困的環境中，很多中國人在美國是從事洗衣業。這本書描述了與國家有距離的，在美國持續奮鬥即便沒有成功的一群人。在美國社會中，比較受到關注的故事，是在美國社會努力奮鬥成功融入美國社會的一群人。針對這樣的潮流，陳老師則點出並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成功融入的社會現實。接下來談到弱勢者之間的關係，則有黃心雅老師收錄在《北美鐵路華工：歷史、文學與視覺再現》當中的一篇論文〈鐵路華工與美國原住民勞動族群關係：勞動者的記憶書寫〉。以美國鐵道建設為題材，描述了许多中國人的勞動者，就是所謂的苦力，投入美國鐵道建設。這篇論文點出苦力與美國印地安人兩者的關係。兩者的共通點都是不得不離開故鄉工作生活。也許各位會覺得美國印地安人不是住在美國嗎，不是住在故鄉嗎，其實並不是他們是被強制離開自己的故鄉到別的地方生活。換句話說，苦力和印地安人是兩種不同移民的相遇。黃老師透過這篇論文描述了超越族群關係的兩者之間的連結，如果是以國家中心主義來看的話比較被忽略的關係。

先跟各位介紹關於移民新研究關注的重點在於，並不是所有的典型移民都是在移民之後努力奮鬥成功的故事。第二點則是，這些不同的弱勢者之間有一些互相關注的連結。

接下來就進入鳳梨的故事。首先介紹我自己的研究，我的專業是社會學。社會學當中的移民研究，特別是華僑研究。在華僑研究之中，又以探究沖繩華僑與台灣的歷史關係為重點。在日本，台灣的華僑是一個很有意思的存在，二戰前台灣人既是「日本籍民」，又同時擁有「華僑」兩種雙重身分。這當中有一個很大的問題是，他們其實包括我自己，沒有自己的歷史。「台灣人」這個的概

念沒有確切建立，也不可能成為台灣華僑。結果來講，就沒有自己的歷史。對我個人來講，也是個重要的課題，思考我為什麼在這個社會上存在。

原本是研究琉球華僑，我現在開始從事鳳梨的研究。一看就知道，我在蒐集很多有關鳳梨圖案的 T 恤，後面大概還有三件。我原來是琉球華僑的研究，在之中台灣跟沖繩的關係，是從台灣把鳳梨產業移轉到沖繩。鳳梨研究便是從這裡開展開來的，一個是關注環太平洋（亞太區域）中鳳梨是如何移動的，可以看到很多的區域地域，包括日本本土、夏威夷、沖繩、台灣、菲律賓等，當中也存在許多族群的國際移動，紅色是日本人、綠色是沖繩人、藍色是華僑華人（琉球華僑）、黑色是菲律賓人，這麼多人在裏面移動。我的研究是只針對藍色的部分。所以去思考鳳梨的時候，必須從這麼大的範圍來思考。我做了博論以後才發現，有這樣大的範圍。

鳳梨研究也許各位知道已經有一定的累積，不管是沖繩、台灣、菲律賓、夏威夷都已有一些研究成果，但其實重要的課題是隱藏在那些區域與區域框架之間的隙縫當中，很多的問題是只看一個區域的話是看不到的。

至於移民研究，往往很多人只關注日本帝國圈內的移動。而華僑華人研究，則比較關注中國與海外移民地之間的連結關係，比較不會注意台灣的部分。只用地域和族群來區分的話，還是看不到很多問題。每個地方細分化的結果，反而看不到國際移動的群體故事。

我研究的目的是把以往看不到的，透過比較大的構想去思考。其實有很多是既有研究比較不會注意到的史料。另外一個我研究的特色，關注的並不是邊緣跟中心的關係，而是邊緣跟邊緣之間的關係，有一點像是前面提到的弱勢者跟弱勢者之間的關係。另外，我也會關注到勞動問題。有關鳳梨的研究很多，但極少數有提到勞動問題。因為過去的研究是農業（學）的問題，研究重點是如何增進鳳梨的收成產量，但其實這個問題跟社會問題是無法切割的。像台灣的話，就是會談到土地正義的問題，會牽涉到勞動問題。

接下來要談到的問題太嚴肅了，所以先來談談點心餅乾的話題。這個是夏威夷生產的以鳳梨為材料的點心（Pineapple Short bread）。只有皮加鳳梨，不像台灣鳳梨酥是沒有餡的，吃起來有鳳梨的味道，另外一種圓形的比較像是台灣的鳳梨酥（Pineapple Short Cake）。接下來是義美的鳳梨餅，在奇美介紹義美不好意思。這個鳳梨餅像鳳梨酥一樣裏面也有鳳梨餡，名稱寫純鳳梨餅，但其實最早的起源是叫做鳳梨饅頭（鳳梨萬頭），是從戰前日治時期開始製作的點心，現在在日本還在販售，而且是唯一用台語拼音（おんらいまんとう）的日本點心。還有一個是我偶然間發現的，去廣島縣調查資料的時候，剛好發現這個招

牌，這家店是賣日式和菓子的店，卻出現了鳳梨饅頭，而且漢字寫鳳梨旁邊拼音卻是旺來（おんらい）覺得很奇怪。我做過一些資料的調查，發現日本現在叫做パイナップル，戰前名稱還沒有固定時，其中一個名稱也叫做旺來。因為這樣的緣故，現在還有旺來的說法，日本到現在還留著這種台製的點心。其實在沖繩最近也推出類似的點心「南國酥脆鳳梨」（南国こんがりパイ），外頭是鳳梨形狀餅乾裏面是鳳梨餡，不知道各位有沒有吃過聽過。

透過這樣的點心，夏威夷、沖繩、台灣以及日本是有些連結的。這個是怎麼連結的呢？接下來要談談過去的歷史。這樣一個點心，其實一開始是 1902 年代在夏威夷製作的，是由日裔移民所製作的，因為當時在夏威夷種植鳳梨的大部分是日裔移民。這樣的製作模式在 1935 年移入台灣，開始販售鳳梨餅，兩者不同的是，當時夏威夷沒有鳳梨餡，台灣那時候像現在的鳳梨酥一樣已經有鳳梨餡了，到戰後就沒有再製作鳳梨餅。1960 年代一個偶然的機會下廣島開始製作鳳梨餅，聽說這是一個台灣的商人剛好到廣島的時候，跟點心店介紹台灣曾經有鳳梨餅，因此開始製作。到 2017 年台灣也重新開始製作鳳梨餅，時間點來講是蔡英文執政以後的事情，也許不知道是不是跟政治有些關係，重新開始思考台灣曾經的日本時代。即使是一個點心，也是牽扯到政治。

接下來再詳細介紹鳳梨的歷史。首先，鳳梨是在 1493 年哥倫布在西印度群島發現的，由此鳳梨的重要性開始擴大到全世界。18 世紀末罐頭的技術確立後，由此鳳梨也開始在全世界販售。跟咖啡、糖一樣，變成世界性的產品。鳳梨產業化的基礎是在夏威夷確立的，在夏威夷研發出適合種植罐頭的鳳梨品種，也確立了從種植鳳梨到生產罐頭的一系列的製造體系，也許各位有聽過都樂公司研發的開發。

接下來談談鳳梨罐頭的故事和勞動問題。當時生產鳳梨的主要是日裔移民和菲律賓人，他們原本是從事甘蔗的種植。其實戰前的夏威夷製糖業，日裔移民常常發起罷工，這一點是很多書曾經有提過的。這些先簽了甘蔗種植契約的移民在契約期間結束後，開始從事鳳梨種植的相關工作。到戰後的夏威夷比較常發生罷工的是鳳梨產業，其實戰前戰後發動罷工的都是同一群人。所以如果將製糖業跟鳳梨業分開來看的話，那就看不到罷工裏面的同一群人的關係。

接著有關台灣的部分，在台灣大概在十八世紀的時候鳳梨進來的，有兩個路線，一個是從福建一個是從菲律賓進來的。原本是在現在的高雄鳳山開始栽培的，到了 19 世紀中期，在日本來講是明治維新前後，就開始全島生產食用鳳梨。如果是真正鳳梨產業化的話，是日本人來到台灣以後的事情。1902 年，岡村庄太郎在台灣設立了第一個鳳梨工廠。1923 年，導入了夏威夷那邊的生產模式，夏威夷的鳳梨品種也在此時進入台灣。這邊我要告訴各位一個很重要的

訊息，現在大家叫做土鳳梨的東西其實並不是台灣的在來種，其實用的是夏威夷的開英系品種。這一點我告知鳳梨博物館，他們感到很難過，明明是土鳳梨卻不是在來種，以後不買土鳳梨，買普通鳳梨就好（笑）。1925 年之後，鳳梨產業越來擴大，在高雄也設立了夏威夷經營模式的工廠，是由夏威夷來到台灣的日裔移民所設立的，是高碓達之助招募他們來台灣的，高碓先生其實在日本設立了東洋製罐公司，他是一個很妙的人。這個人建立起一個跟日本政府無關的，日本和美國、中國之間的人際網絡，跟美國羅斯福總統感情很好。另一方面他也曾經到過滿州國，跟中國之間也有很大的人際網絡。這張照片是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之前，也就是日本跟中華民國還有邦交關係時代的照片。是日本跟中華人民共和國恢復邦交之前，貿易上想要產生連結時候他去中國的照片，旁邊就是周恩來。而岡崎仁平則是高碓先生招聘到台灣的，這個可能是在台南拍攝的照片。透過這張照片，可以看到當時日本學生也穿水手服。接下來介紹這個岡崎先生，他是從福島移民到夏威夷的，雖然他在夏威夷是從事鳳梨生產業的，但在夏威夷這個產業是白人優勢所以他無法成功建立自己的版圖，因此他嘗試在其他的太平洋島嶼上設立鳳梨公司，但還是受到當地其他既存的大企業打壓無法成功。所以即便他是有能力的人，但依舊無法在那邊佔有一席之地。不過這個人的資料在台灣才有，明明他是夏威夷的日裔移民，卻無法在夏威夷找到他的資料，所以如果從單一區域去思考的話，就會忽略到他的資料其實在台灣。

1935 年，鳳梨產業受到政府政策佈置的結果，成為一個很大的產業。原本許多小型的公司被統合成一個大公司「台灣合同鳳梨株式會社」。也是在這個時間點，才在日本國內確立了現在在用的「パイナップル」這個名稱，原本有人叫パイナップル、有人叫旺來、有人叫鳳梨，這個時候開始大家都統一把它稱為パイナップル。鳳梨產業越來越擴大，甚至同時達到世界第三名的成績。這個產業當中有一位叫做渡邊正一先生的，他是從戰前到戰後對於夏威夷、台灣、沖繩的鳳梨產業發展有很大的貢獻。

接下來談談戰後台灣的部分，首先介紹戰後的渡邊先生。他在日本戰敗後從台灣回到日本的大學教書，後來台灣招聘他來到台灣希望他指導鳳梨產業。雖然有時代區分有一個戰前到戰後，但從渡邊先生來看，他其實從戰前戰後都一貫作他想做的，就是鳳梨產業。他原本在戰前想從事台灣東部的鳳梨產業開發，但因為戰爭的關係所以中斷。就戰後的結果來講，台灣東部的鳳梨產業是有所發展。這是生產量的圖表，20 年後大概增長了三倍，30 年後是十倍以上，可見是有很大的發展。

還可以點出一個點是，戰前戰後的市場販售銷路是不一樣的，戰前主要銷路是往日本內地／本島，戰後因為台灣已經不是殖民地，所以銷往日本的方向從

台灣換成了沖繩。這個是近幾年的情形，因為台灣其他產業已經發展，所以是不是台灣的鳳梨產量有減少，其實未必。我以為 1970 年代已經是一個高峰期，史上最多的卻是 2015 年時，沖繩跟夏威夷的鳳梨產業幾乎是滅亡狀態，台灣卻是繼續發展，到底是哪裏不一樣呢？夏威夷跟沖繩一樣都是往外出口，台灣發展的結果是自產自銷，可以自己生產自己消費，看圖表就知道沒有輸出。或者是中國的影響可能比較大，其他地方的出口量是減少的。

接下來是談到沖繩的部分，沖繩鳳梨產業的開始受到台灣的影響蠻大的。跟前面提到的台灣鳳梨公司被統合的關係。受到統合的影響，原本在台灣經營鳳梨公司的台灣人無法在台灣經營，所以有些人開始到日本的石垣島嘗試鳳梨產業的經營，這個覺得十分順其自然的現象，其實並不是那麼自然的現象，為什麼他們沒有去菲律賓呢？並不是他們不去菲律賓，而是不能去。當時很多日本人到菲律賓移民，但台灣人是不能去的，我認為是當時美國排華法的關係，當時台灣人即使是日本籍民但在民族上還是被認為是中國，所以在排華法的範圍之內。所以說在更大的構圖上去觀察這個現象，才可以知道真相。

接著是戰後沖繩重新開始的鳳梨產業。主要人物是台灣人林發先生，他在 1952 年在沖繩重新啟動鳳梨工廠，為什麼是這個時間點，其實是有理由的。戰爭結束之後到這個時間點之前，台灣跟沖繩之間其實沒什麼法律可管，所以有很多走私。林發算是這段時間走私貿易的頭頭。1951 年因為琉台貿易協定，走私開始被取締，就是這個原因林發開始重啟鳳梨產業。也就是說他的產業和工作，受到很多國家之間運作的影響。

接著談談日本跟沖繩之間的關係，沖繩在戰後取代戰前台灣的地位，就是把鳳梨供給到日本的角色。也就是戰前是台灣供給鳳梨跟糖到日本內地，戰後變成沖繩來扮演這個角色。1952 年有一個法令把沖繩的鳳梨指定為「南西諸島物資」，當時即使沖繩是在美國占領之下，還是將其當作是在國內，沒有關稅、沒有進口的限制。這時候指導鳳梨產業的是原本曾待過台灣的渡邊正一先生，透過他讓原本在台灣鳳梨產業的模式又回到沖繩。

那有關沖繩跟台灣的关系，有一點想要跟各位分享。除了日本的影響之外，也有戰後國民黨政府的影響。其實 1960 年代台灣輸出很多農村勞動力到沖繩從事鳳梨產業，當時不管是台灣和沖繩，鳳梨產業都是人手不足的状态。照理來說，台灣應該也沒有餘裕把人力送到沖繩。不過因為國民黨不希望沖繩回歸日本，所以執意把人力送到沖繩。我想國民黨是全世界最強力最積極反對沖繩回歸日本的政府，他們是支持琉球獨立的，卻殺害主張台灣獨立的人，這個邏輯我有點不是很懂。這樣的關係影響下，原本是從東亞、東南亞到台灣的人又被送到沖繩，這是日本本島看不到，沖繩才有的人的移動。從華僑的問題來看，

在沖繩的華僑是跟日本或是中國其他地方是有不一樣的。到現在沖繩跟台灣的關係，受到國民黨過去的影響還是蠻大的。接下來這個關係會有怎麼樣的改變，也是一個可以關注的課題。前面提到國民黨把人力送到沖繩，這樣的作業在 1972 年因為中日斷交之後，人的移動也中斷了。不過沖繩還是人手不足的狀態，所以開始從韓國那邊招聘人員，不過從韓國那邊的招聘其實進行得不是很順利，後來還是中斷了。可見說即使台灣韓國都是日本曾經的殖民地移入的員工，台灣算是順利韓國方面卻不順利，所以殖民地之間還是有些差異。我個人以後的課題，是研究朝鮮跟鳳梨的關係。

沖繩的鳳梨產業大概 1990 年代就開始衰退，那是因為全球化的時代，自由貿易興盛的關係，最大的因素是禁止日本政府對於鳳梨罐頭的保護政策，現在在日本消費的鳳梨大概 99% 都是菲律賓製作的。1996 年，石垣島最後的鳳梨工廠也關起來了。生產量我不是很清楚但一直有在衰退，即使如此生產量降低並不是就完全不行。有些生產者是透過網路在販售，獲利來講其實是提高的。像鳳梨工廠也在社區營造振興地方的潮流下開始復活。

接下來談戰後的夏威夷，夏威夷戰後在罷工、勞工運動越來越嚴重下工廠慢慢移到菲律賓，與此同時也把菲律賓人移到夏威夷從事鳳梨產業。也就是說不論是在菲律賓還是在夏威夷，從事鳳梨產業底層勞動的都是菲律賓人，這個也是我一直強調不能用區域分開來談的。2007 年，夏威夷最後一所的鳳梨工廠關起來了，聽說這個鳳梨罐頭公司的鳳梨是日裔移民生產的，其實鳳梨罐頭工廠經營者把工廠關掉也不會感到困擾，因為他們都是不動產業者。把鳳梨農場拆除後蓋成渡假飯店，經營者來講關掉工廠是不痛不癢的，最痛苦的是底層那些直接從事農業的人。這邊原本是農場，後來變成觀光設施，我的 T 恤就是在這邊買的，也就是說我就是把錢給大企業的人。類似的設施是全世界都有，連沖繩都有，我到世界各地都會拍攝類似這種設施的照片。

接下來是結尾，我透過鳳梨研究想要重新解析移民研究，我這次演講的標題用到「一步前進」這個詞，這個前進一步有兩種意思，一個是重新討論過去移民研究視為理所當然的事情與前提，那要重新討論重新思考什麼呢？移民研究移動是一個大前提，如果沒有移動就沒有移民，其實並不是如此。應該也要關注不能移動這個面向，例如說台灣人不能去菲律賓這點就是不能移動，前面提到是因為排華法的關係。關於排華法的研究其實研究很多，但幾乎沒有人提過因為排華法導致台灣人不能去菲律賓，因為很少人想像的到其實排華法有影響到台灣。而關於日裔移民的研究也很多，但日裔移民的研究也忽略到戰前曾經是日本人的台灣人，曾經同樣擁有日本國籍的台灣人是常被忽略的。所以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是從不能移動的觀點來去思考移民研究。因此我想從「不能移動」這個觀點再往前一步。

接著就是另外一個往前一步前進一步，我現在在思考的是不是有可能跟國族主義不同層次／次元的台灣人的可能性。我認為台灣國族主義是很重要的，只是光談台灣國族主義的話是沒辦法走下去。因為日本跟中國的國族主義問題是沒辦法去討論台灣的國族主義。如果用單一的國族主義去談的話，無法討論台灣人的無法移動這件事情。我想像當中，是不是有可能不是單一的國族主義，而是更多元層次的台灣人概念，這樣思考比較多元的台灣人這樣的概念是有很多很多優點，台灣人不是日本人也不是中國人，台灣人是一個獨立的主體，這一點並不是都是依賴國家之間的關係，而是透過更豐富的方式來證明。這是我對於這次「成為台灣人」研討會，我用我的方式的回應。其實我不知道前面兩天研討會的題目是「成為台灣人」，是這個禮拜一才知道，幸好今天這個演講內容跟研討會的「成為台灣人」是有相關的。我的一些亂七八糟的故事到此結束，謝謝！很謝謝許小姐跟口譯鳳氣至先生還有後面的工作人員，希望跟這些工作人員掌聲鼓勵！

主辦單位：謝謝八尾老師精采的演講，我想大家應該迫不及待想要跟八尾老師多一些交流跟問答。

觀眾：我有個問題，為什麼會選鳳梨？為什麼不選像甘蔗之類的其他的作物？可能可以牽起國際間不同國家之間的關係？為什麼是鳳梨？

主辦單位：我們先蒐集幾個提問，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觀眾：謝謝八尾老師，老師發表提到夏威夷日裔先生（岡崎仁平）一家的照片，老師提到說或許是在台南拍的，是從哪裡得知呢？

觀眾（富永悠介）：

日本學者角山榮有一本書《茶的世界史》，寫 16 世紀歐洲人到日本發現日本的茶葉帶去歐洲開始製作生產，後來促成歐洲的近代化包括茶葉、棉花等產業帶來近代化。角山榮他是透過茶來描述世界史，今天八尾老師是透過鳳梨去描述一個全球歷史嗎？八尾老師真正想要做的是不是全球歷史，這點我想請問八尾老師是不是如此？

八尾祥平（翻譯）：先回答前面比較簡單的問題，第二個有關照片的問題，為什麼我判斷這張照片是台南拍攝的呢？是因為這張照片是岡崎先生的孫子提供的，他本人有說這張照片是在台南拍攝的。岡崎先生孫子本人是日本慈惠會醫科大學教授，這個老師偶然間在網路上搜尋他爺爺的名字看到我的論文，然後

跟我聯繫，我想透過寫一篇論文的方式去紀念一個人，也許有一些意外的好處。

第二個想回應一下第一個問題，我先講實話，我想應該是偶然間剛好的，不過只講偶然間大家可能無法接受，為什麼是鳳梨呢？第一個重點是鳳梨可以成為罐頭這點，你光是看砂糖就看不到鳳梨的樣貌，透過思考鳳梨罐頭這個東西，同時可以看到鳳梨罐頭的製造過程，以及鳳梨罐頭製造過程用到的糖的產業，兩個過程兩條路線。其實罐頭這個東西跟戰爭是不可或缺的關係，因為時間的關係今天是無法提到的。這是一個美國士兵在吃鳳梨罐頭的照片，是 1944 年製作的一張海報手冊，是夏威夷鳳梨工廠徵人的廣告，這個廣告強調的一點是在鳳梨工廠工作是對國家有貢獻的。透過戰爭跟鳳梨結合，也可以強調鳳梨罐頭也是與戰爭是有關係的。其實透過鳳梨罐頭研發，無論是日本還是美國也好，開始習慣吃鳳梨、食用鳳梨。這是鳳梨的特色，透過鳳梨罐頭，可以看到跟戰爭是相關的，透過咖啡可能就看不太清楚這樣的關係。

延續剛剛那個先生的問題再回應富永老師的問題，我在日本國內的確是，發表自己的研究時有回應過富永老師提到的《茶的世界史》，也有提到除了茶的世界史外其他的相關研究。有一本書叫做《香蕉與日本人》，另外一本叫做《蝦子與日本人》，這兩本書就是以香蕉與蝦子為題材。書裏提到開發中國家生產這些產品，但是當地人卻沒吃到，生產的東西是由富裕的日本人享用，這兩本書批判這樣的矛盾。我的研究的確是在這些研究的延長線上，但有一點是有很大的差別。我的研究自認為是鳳梨與引號的日本人的研究，我所謂加了引號的「日本人」是包括了沖繩人與曾經的台灣人。蝦子的研究也是提到台灣人，但蝦子的研究其實比較沒有碰觸到戰前台灣受過日本教育的這群人。我是很喜歡吃蝦子，因為以前阿嬤很喜歡煮給我吃，因為這個原因我大概在國中讀了蝦子與日本人這本書，那本書有提到台灣人在從事養殖蝦子。記得當初想要更了解台灣人跟蝦子的關係，但這本書有種隔靴搔癢的感覺，沒辦法知道更多。所以我現在的研究也是想要更多地觸及到台灣人的部分，所以從事這個研究。謝謝你提出一個很好的問題。至於富永老師提到說「你真的想要做全球歷史嗎」？接下來我想講一下我的真心話。因為不這麼講的話就很難跟別人交代。我想今天講了一個多小時後，多少可以了解我想要做的，不過為了節省時間有時候會被要求用一句話來整理，節省時間用簡單來說明的話還是只能用一句全球歷史。其實我很想思考所謂的台灣人，就是前面提到台灣人的問題，不過這樣的話比較難理解、難說明，所以只能用「鳳梨歐吉桑」來標榜自己。

主辦單位：還有問題嗎？或是有感想可以回饋給八尾老師的？

觀眾（中村春菜）：謝謝老師的演講，這是一個很有趣的題目。因為我是沖繩出身，一直都在沖繩生活，所以我比較好奇沖繩跟台灣的关系，沖繩曾經身為一個殖民者再到台灣，移動的過程當中是不是跟當地民眾是不是有些矛盾糾葛。有些小說有提到沖繩到台灣的移民工人抱著一些憧憬的眼神去看台灣當地的女性。另外一方面，我高中同學曾經在暑假時在鳳梨農場打工過，跟一些台灣來的工人一起工作過，不知道沖繩人怎麼看待台灣人，紀錄上比較少看到這部分。

八尾祥平（翻譯）：謝謝中村老師，可能有兩個問題所以一一回答。第一個就是沖繩移到台灣產生什麼樣的問題。從台灣到沖繩的人，像是石垣島其實跟當地居民有產生一些糾紛。到沖繩的台灣人跟當地的沖繩人比起來算是比較近代化的，擁有比較近代的技術和知識，加上經營鳳梨工廠的關係經濟層也是比較富裕的。對於石垣島的人來講，那些台灣人進來，有點是擔憂被他們霸佔自己的島。因為這樣的關係兩者之間產生一些糾紛，林發先生算是調解兩者之間糾紛的角色，採取作法就是不要太囂張太顯眼保持低調。石垣島很多台灣居民，石垣島上還是有土地公廟祭拜土地公，那些台灣人已經歸化到日本後才開始作這些儀式，可以說他們國籍上成為日本人之後開始重視台灣原有的傳統文化。所以台灣人跟沖繩人之間的關係一切都是很融洽的，其實並不是如此。第二點，沖繩很多台灣人，一言以蔽之的話，他們認為台灣人曾經是殖民地，老實、肯努力的印象。其實當時製糖會社有一些紀錄上有提到台灣來的工人，從台灣人來看當時來到沖繩的台灣人是生活上比較貧苦的。但是其實認知是有誤會的，其實大部分台灣人是為了賺錢而過著極簡節儉的生活。在戰後來講，因為台灣有戒嚴和白色恐怖，不少人想要離開這個地方來到國外，另外一方面也是沖繩積極往外移民的時代。因為在沖繩往外移民的人都是在沖繩生活困苦才移民，所以沖繩人用這樣的標準來想像台灣到沖繩的那些移民也是因為生活困苦才來到沖繩。我有實際訪問一些台灣出生的華僑，他們為什麼來到沖繩，並不是因為生活困苦的關係，而是在台灣沒有辦法伸展自己的能力，因為高壓統治的關係才來到沖繩。所以過去沖繩跟台灣的关系，是近而遠，明明距離是近的但其實是遠的，兩者之間進不了對方。近幾年也是有產生一些變化，大概在十年的期間，有些台灣人到沖繩就職，不少人因為短期留學到沖繩，並愛上當地留在那裏繼續工作，因為沖繩也需要會講中文的人才，沖繩人貶低台灣人比較沒有以前那麼嚴重，我也希望透過我的研究沖繩跟台灣之間的理解可以更加深化，謝謝！

主辦單位：謝謝，那還有沒有其他問題，沒有的話我們的時間也剛剛好到這邊結束。

（曾巧雲整理；顏瑋洋審閱）